

# 如果有一种温馨把你带回过去 那就是遇见了旧时光

——读刘艳茹的《遇见，旧时光》

“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”，这是罗大佑的歌。但每个人都有自己忘不了的旧时光，所见之人，所到之处，所悟之事，那么多的片断，那么多的温情，那么多的珍藏。世间所有安排，皆有前缘，因而，转头看看旧时光，也许就是在薄薄的稿纸上，雕琢一隅只属于自己的华美与精致，人生漫漫，但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从梳齿中溜走，梳理下来的可能是曾经的青丝记忆，但梳齿太宽，溜走的却是更多的无奈，时光总说自己太瘦，梳理它的人无法将它留于梳妆台前。

作家刘艳茹的这部《遇见，旧时光》，分为教育随笔、家庭散文、抒情散文、小小说四个部分。其中家庭散文部分读来让人十分感慨，不禁让人细细品味，其中的每一篇都是生活的点滴，但点滴中却构成了记忆的无限风景。那是一幅时光的河流，有回转，有激荡，但千帆过尽，归于平缓，情深意长是它的九九归一，作家要说的话，也许就是这种释然和寂静。这些散文是写给读者的，也是写给家人的，但更是写给自己的，旧时光人人都有，但在心念深处要想遇见它，却并不容易，因为那需要心房里积蓄的芬

芳作为引路牌。

其中有一篇《关于做饭》，说的是老公喜欢下厨做饭，为的是让作家刘艳茹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写作。而这对于作家来说，虽然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安排自己的喜好，但要享受这样的安然时光却并不容易，因为在做饭的时候老公也喜欢指使作家干些琐碎的活，如剥根葱剥头蒜或是拿块姜之类的活，用作者的话讲，就是在一趟一趟的呼唤中将想看的书分解的支离破碎，于是作家变聪明了，在老公做饭前就准备好了一切用料，但老公还是不断地发问，是红烧的还是清蒸的之类的问题，因而作家索性拿着书倚在厨房的门框上，但到这时，老公反倒没事了，最后明白，老公做饭时就是喜欢有人陪在他身边。

刘艳茹的家庭散文，处处洋溢着这样的温馨场景，对于读者来说，情不自禁地就成为了生活场景的参与者，这种感受没有了写作的痕迹，有的只是生活中缕缕的温馨，直抵一种不可言说的意境。好的散文，不会让人感到自己是读者，而是让人感到那就是自己曾经的生活，或是未来想要的生活。对于一些人来说，所经之事，可能都烟消云散不复存在，但内心却有着

磨灭不了的渴望，而这样的散文正是一部追忆旧时光的穿梭机，也是一把打开心灵共有情感之门的钥匙，路过的痕迹，已是一片葳蕤丽景，就像一部时钟，秒针分针时针，总会有似水流年的重合。

作家刘艳茹还是一位优秀教师，从事教育工作多年，已是桃李满天下，她遇见的旧时光，其实更是许多新时光的开始，经她教育的学生，即使当初是个“淘气包”，现在也都变成了好孩子。刘艳茹书

中对教育思考的一段话非常精辟：“一种行为习惯的养成，很大程度上在于老师对一种标准的坚守。一种行为习惯的养成，与其说是对学生行为持续性的考验，不如说是对教师要求持续性的考验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说，老师是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缔造者”。

当读完这段精辟见解的时候，再读她的教育随笔，就会发现，排在全书最前面的那些教育随笔，与其说是作家的文学作品，不如说是

一位优秀教师对职业品格坚守的永恒篇章，那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那是一方用博爱浇灌的田园，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，作为一位教师，那就是自己最不能忘怀的旧时光，那是时间轴上磨不去的刻度。不管你身在何年，转头回去看看时，都已匆匆数年，时间在指间逝去，记忆却是最深的风景，人生漫漫，时光流转，但总会有那么一瞬，眼前的一个场景就把你带回过去，那就是遇见了旧时光。 马进彪



# 时光不语 定会给你美丽的投影

——读杨旭的《时光不语，静待花开》

作家杨旭，笔名安静，在交往中，从不称呼她的本名，而只是叫她的笔名，因为“安静”这个词对于杨旭来说是个笔名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或者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却是一种时光的状态。读者从这种状态中，可以回味出更多的生活花絮，其中有枝头鞭炮的喧闹，和说不出头绪的莫名纷繁，当然，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也是一种时光的状态，但这种状态更多的是指季节的小泼墨，它可以什么都不是，空白也是一种美，不同的心境会有不同的理解，不同的时光会有不同的雕刻。因此在我看来，安静这个名字，可以剥离一切，将诸多喧扰隔离在外，但安静这个名

字，也是一个时光的调和器，可以容纳一切，将平凡时光调出一杯多彩的鸡尾酒。

常读安静的文章，让人感觉心静，但遗憾之处，在于发表在各地报刊的文章无法在同一时间通读。而这次，安静将近年来的作品结集成书，由此便可一书在手，通读安静了。这部书就叫《时光不语，静待花开》，其中分成六个编目：禅思、亲情、淡泊、友情、思辨、镜鉴。而从这六个编目中就可感到“安静”二字的贯穿力量，从头至尾安排有序依次递进。但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归类，而是一种构建心灵梯田的自然排序，有禅思才能静心，有亲情友情才能有时光

的依托，有了思辨才能有淡泊的根基，而这一切的构成，其实就是心灵的逻辑在导演着不语的时光，从而静静地等待着花的开放。

《时光不语，静待花开》集结的主要是她的散文和随笔，读来有种时代的超越感，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境界上，还表现在强烈的主体意识方面。其中一篇散文《安坐流年过往》，说的是对生活的感悟，“当百味品就之后，开始安坐流年过往，平静观看花开花落，戏谑品说人来人往”。显然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生活的经历就是品就百味的过程，其中有金钱物欲的味道，有情感变局的的味道，有仕途官级的味道，但每种味道都是一把双刃剑，

它可以愉快当时的时光，给你快感给你逍遥，然而，它也可以伤害你未来的心灵，让你进退维谷，无法安然。

人生的味道很多，也很浓，其中每种味道之间既可能很近，也可能很远。近的时候，可以是味蕾的坐地转换，而远的时候，则可能需要精神感知的跨越，那可能是看不见的山，也可能是看不见的河，但它是一种转换的阻隔，会消减人的幸福感，这需要心灵的逾越，犹如生活的过山车，面对这样的跌宕起伏，有人不能勇敢面对，有的只是沉沦于过去的辉煌，无法从容脱胎换骨，活出新境界。但《安坐流年过往》这篇佳作启发人们，“试坐世界之外，静看人间冷暖，你会发觉，世界原本可以如此美妙！”人生本来就应该是心态平和，“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”，时光不语，静待花开，只要心态平和下来，生活的江河就会报以你美丽的投影。

安静的散文之所以有很强的感染力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了笔端，而这个具体的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生活经历积淀而成的。但安静并不仅仅只是写当代散文，其实，安静还是一位功底深厚的历史文化学家，她主讲过《晏子春秋》《战国策》《道德经》，并由此写作了诸多历史文化厚重的文章。其中《墨子

叹染》可谓典范，“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”，这些内容大多数人都读到过，但大多数人只是读到而已，并没有深入解读，更没有与现实社会相映照，因此，这样的“读”便成了某种意义上的“立此存照”。

而安静不仅研读了历史文化，同时也写出了自己心得，这篇《墨子叹染》与现社会实现了无缝结合，对电视节目《法治进行时》产生了深度映照，阐明了一个人从好变坏的环境因素，而这样古与今的结合，一直以来都是安静创作的重要方面。这是作家的责任，更是安静这位作家潜意识里的社会担当，“万斛泉源，不择地而出”，思想宛如地下的泉水，它要从哪里冒出地面，这并不是刻意的设计，而是一种天然的回转聚集与发力。好作家的主体意识，离不开对历史的洞察，对现实的忧患，对未来的执着，而这，当然也是安静这位女作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最美丽的投影。 马进彪

## 作家小传

本名杨旭，笔名安静。生于北京，研究生学历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传记创作委员会会员，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委学术委员。现为《语文导报》“国学大讲堂”专栏作家，主编《中华好诗词》，出版《中国历史廉政用权故事》等著作。

